

灯下夜谈

满满人间烟火味 如同野老话家常

——读季羨林《人间是秀丽的》

■刘英团

人们知道季羨林，大都因为他显赫的学术名声和崇高的人格精神。季羨林生前曾多次声称“从未敢以作家自居”，他说：“作家是一个十分光荣的称号，并不是人人都能为作家的。”但他却创作了《季羨林全集》30卷。《人间是秀丽的》选编了季羨林最脍炙人口的文化随笔，像《成功》《人生》《做人处世》等名篇或入选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或入选部编版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丛书。从“人间百相”到“人间况味”，再从“人间思绪”到“直面人间”，或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或漫谈伦理道德，或谈孝、论说假话，基本蕴涵了季羨林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他说，成功“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而他“只是小做”。他还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文化随笔是一种思想的“散步”，介于散文和评论之间，讲述文化知识，或发表学术观点，或评析世态人情，其表征近乎于散文，而骨髓却是义理的。它们往

往旁征博引，却又不作理论性过强的阐释，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失严谨。季羨林的文化随笔有一个鲜明特点，事儿都是真实的事儿，现象都是身边的。他说，“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里，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倘一深入体会，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含义吗？”“人民的学者”钟敬文曾用四句诗来概括季老文化随笔的特点——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语朴情醇”“野老话家常”，精准地表达了季羨林文化随笔的特点：于朴实中见真情，平淡里蕴深刻，自然里见功夫，包蕴着丰富的人生智慧。读他的文章，往往能感受到生活的实感，犹如山中小溪，清澈见底，涓涓流淌。

文化随笔与其他文体写作不同，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里提到：“不需要以某个人物为中心，也不需要叙述完整

的故事情节，而往往摄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侧面，抒写作家特定的感受和境遇。”季羨林文化随笔的叙述语言是质朴的，像朋友之间的交流，意随笔到，文字本色天成，宛如行云流水，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我爱季羨林先生的文化随笔，夜读《人间是秀丽的》，如同老朋友促膝谈心，信手一篇，或《谈孝》《论说假话》，或《赞“代沟”》《漫谈伦理道德》，又或《论朋友》《谈礼貌》《漫谈消费》《漫谈撒谎》，朴实中透着真情，表达了深刻的哲理，细嚼慢品之，历久弥新，越品越醇厚。像他在《做真实的自己》里说的：“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段话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枯涩的术语，却表达了深刻的哲理，很耐嚼。

“我最不赞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极为别扭，极不自然的语句，顾影自怜，自

以为美。”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他的文章，满满的人间烟火味。《人间是秀丽的》共收录季羨林文化随笔52篇，大者有如何看待人生，如何面对老年，小者到怎样看待爱情、成功、压力等具体的人生百相，怎样体会具体的人生况味，都是切身感悟，肺腑之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优秀的文章往往充盈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读季老的文字，恰如倾听一位慈祥的老人讲述他的人生、治学、交友和做人等人生体验，既有让人重拾阅读的缕缕惊喜，又使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钟敬文先生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此话精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言过：“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季老片言只语，或点滴启示，不仅让人受用无穷，获得万般自在，更如“清泉流泻，春风骀荡”。

心香一味

与子同席

■殷艳妮

席，也可称饭局。每每有人约饭，喜欢先问吃什么，和哪些人。与人吃饭我有三怕，一怕所聊之事不喜，二怕所点之菜不喜，三怕同席之人不喜。这三怕不并列，非偏好敏感程度逐渐增强。若第三种情况不存在，那么第一二个倒也是可以商量的。由此可见，与子同席，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与谁同吃的问题。

前不久和一个老同学聊天，谈及高中语文老师，便相约去看望，他当即买了机票从北京回来。老师七十有余，在家为我们精心准备了酒菜。高中毕业近二十年了，再相逢，亦师亦友的感情丝毫未变。

聊工作学习，也聊家人朋友、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各自的经历，开怀畅谈的时刻好像又回到了校园时光，分别时仍依依不舍意犹未尽。相逢短暂，第二天一早同学又坐飞机回去了。

想起回皖籍高曾为唐太宗“千里送鹅毛”，而我同学往返近四千里，单单为赴一顿恩师的饭局，浓厚的师生情谊，又岂是路程远近可以计量？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好友见面要备席；“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鸿门宴饮要备席；“买了见成肥鹅烧鸭，熟肉鲜笋，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碟盛了”，连西门庆勾搭潘金莲都要先请王婆备席。阳春白雪，三教九流，席之于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社交之基石，增进情感最普遍最有效的途径。时至今日，不论三分熟五分熟抑或七分熟的人不期而遇，问候最多的也是“吃了么”，可见其重要性，千年不衰且无出其右。

有朋友对我说：“饭局超过三个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去。”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一顿饭，吃的不光是菜式，消耗的，更是情感，没有感情的人聚在一起吃饭，无异于浪费时光。所以我对“有时间一起吃饭”这样的客套话向来嗤之以鼻，心里嘀咕着：“以‘有时间’为开头的邀约，多半会以没时间为告终。”

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应酬式饭局却没有反抗的能力，只得“束手就擒”，独自痛苦。道不同却不得不同席的那种无奈，大抵和梦不同而不得不同床的夫妻有几分相似之处，免不了各怀鬼胎，言不由衷。有时候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又或者怕说错，更多的时候为了不冷场，不管对方说什么、好笑不好笑都得附和着笑一下。这样的行为明知有些傻，但于调节气氛总是很有裨益的。

点菜是一门技术活，坐次的学问则更为讲究和复杂，我总是记不住，倒学到了一点投机的诀窍——落座前先去上个厕所，回来捡别人坐了的位位置总不会错。一顿饭下来，你好我也好，那几个有限的祝福或者感谢的词语在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走来走去不知好儿遍了，菜却没捞到两口。虽不至于如坐针毡，但吃不饱这一点令我尤为痛苦。

记得2018年夏天，有一次在垫江吃饭，照例经历了一段冗繁的开场白，作为宾客一方的我早就饿了，面对满桌的美味暗暗咽口水。当天的餐桌是那种老式木质大圆桌——现在已不大多见了，各种菜肴铺陈了整张桌面，但却没有转盘可以转动。我滴溜溜着眼睛四处搜寻最爱的菜式——正对面那盘过水鱼，红椒美艳，青葱碧绿，雪白的嫩肉掩映其中若隐若现，越看越觉得味极鲜美。身边渐渐觥筹交错，但隔着一张桌面的距离，我和那盘菜同样寂寞。

那顿饭让我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了新的体悟，不仅是张小娴笔下那个辗转反侧求之不得的人——你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还有可能是餐桌对角线端头那盘菜——你在我面前而我却够不着你。

不得之人，不及之肴，都乃人生憾事。

高中的时候，学校举办英语话剧表演，我扮演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角鲍西娅。演出很成功，我竟得了最佳女主。同组扮演巴萨尼奥的男生请我吃饭庆祝，我嘴上答应可是心里却觉得别扭。那时候的我，没有和男生单独吃饭的勇气，所以活动结束后我直接走掉了。从那时起他不再理我，这件事也一直令我耿耿于怀。

在浩瀚人生的海洋，我们一辈子会遇人无数，可是，人心却是一座孤岛，若无缘分，连同席吃饭都不可能。我多想有一次，在最美的时光里，和记忆里的少年，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聊一些最近听到的新鲜事、隔壁班爱搞怪的男同学、生物老师的发型，以及没解开的数学题。那么亲切自然，那天也该是美好的一天。

少年锦时，回不去的青春时光，终究是渐行渐远。令人后悔的，从不是做错了什么事，而是从未做过的事，哪怕，那只是一件小事。

《秦风·无衣》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在危急关头，当同袍同仇敌愆；盛世之下，则宜同欢同乐同席同欢。人生苦短，何不约一场你情我愿的饭？



《收获的季节》 苗青/摄

沧海观澜

老友纯方有“回生”绝活

■渝生

技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会会员。在校期间，纯方曾担任生物化学(本科)、高级生物化学(硕士研究生)、生物化学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在高校从事生物化学教学的老师，居然有一手与他本专业毫不相关的爱好和绝活——诗书画篆刻及书画装裱与古字画修复。

1990年11月，著名国画大师苏葆桢先生准备在香港集古斋举办画展，那时，苏葆桢先生的近百幅花卉翎毛画均由他和妻子负责装裱和揭幕。

纯方的画属文人画范畴，人物、山水、花卉、翎毛、动物等皆有涉猎，所作《牧童》《双虾图》《陆游》最具特色。书法楷、行、草、隶、篆五体皆备，亦有行草长卷、单条、斗方、对联、手札、扇面，形式多样，极富艺术特质。

在学院和校方的支持下，纯方编写了《中国书画鉴赏与投资》教材，作为非专业大学生文化素质教学丛书。

在数十年的从艺生涯中，纯方善于思考，且极有悟性。他的作品也如其人，踏实沉稳，朴素无华，看似信手拈来，兴之所至，确极具穿透力。我以为，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当数他的古字画修复技艺，他将科学与艺术有机融合，他修复的张大千的《黄山始信峰》和破山明的《醉佛楼》联体草书作品，手法高妙，确有大师水平。

为此，他还精心撰写了《张大千“始信峰”重见天日》和《破山明“醉佛楼”起死回生》两篇关于名人书画修复的论文，收录在拙作《笈染墨香》一书中。

纯方是重庆直辖以来首届古字画修复工艺美术大师。由于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崇德尚艺的综合

素质，奠定了他坚实的基础，成就了他在古字画修复方面的独特建树。他把业余玩成了专业，玩出了品味、玩出了口碑、玩出了品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北碚天生桥创办了淳珍堂画廊，诸多学者、大家为其题写匾额，美誉远播。

几十年来，纯方在教坛、艺坛默默耕耘，上下求索，多方出彩。这些年，他先后修复过邓完白、破山明、郑珍、张问陶、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晏济元等书画大家的作品，以及文征明、柳公权、郑板桥等人的拓片100多幅。过眼研习及装裱过的书画作品更是近万幅。耳濡目染，心灵手巧，加之博览群书，心手相随，纯方的书画技艺日益精进。1993年，纯方作为中方书画装裱师代表参与接待访渝的日本装裱技研访问团并作交流发言。日本装裱交流团道友，东源堂装裱店店主松田诚一郎对纯方高超的技艺有一形象的题赠：“艺苑栽杏林，画坛有神医。”

西南大学文学院已故学者、著名书法家徐无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书法家秦效侃亦对他在研究装裱、修复古字画方面的技艺给予高度评价，并有诗、书相赠：宣纸苍绿亦有情，凭君剪裁焕精神；裁之墨妙吴生画，要借装池付后人。

我想，对纯方来说，用跨界夸他也行，说他是复合型才也好，他对古字画确有超常的感悟和潜质。如此，可使中国古老的书画装裱和修复艺术锦上添花、发扬光大。

现在，我何不为纯方欣然预祝：托裁七分劳，弱质换新装；书画传后世，装池留淳芳。

我们相约在《俞纯方艺术作品集》面世座谈会上，和众多好友读者一起分享他几十年的心得和感悟吧！



图1 修复后的《黄山始信峰》
图2 修复前的《黄山始信峰》
图3 俞纯方修复《黄山始信峰》

丁酉年端午的前一天晚上，老友俞纯方来访。他告诉我，今年晚些时候将在第二故乡北碚举办个人诗书画印个展。同时，推出一本包含国画、书法、篆刻、题画诗、古字画修复的艺术作品集，嘱我为该作品集作序。

他知道，我正在昼夜躬耕赶写、修改一部30多万字的关于抗战文化和巴渝文化的文史书籍。此时让吾为之，实感为难。不过，作为多年诤友，真心为吾兄感到高兴，再忙也不应该推辞。遂整理与他多年来的点滴交往，仔细审视其作品，倾情撰写评论，以表祝贺。

俞纯方，1949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曾任西南大学动物科

诗词春秋

岳麓山放歌

(外一首)

■郭久麟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与同学攀登岳麓山，进行学习和锻炼……

岳麓山的秋色，为什么红得象火？

岳麓山的小径，为什么游人如织？

岳麓山呵，你高昂深思的头颅，

可是在怀念那亲切的足音，幸福的时刻？

岳麓山的白云呵，请拉开历史的银幕，

让我们把开拓者的业绩，铭记心窝；

岳麓山的峰峦呵，请敞开博大的胸怀，

让我们沿着开拓者的脚迹，奔向新的生活。

爱晚亭的书声

——爱晚亭旁，无数青年学生在毛泽东当年读书的地方，认真读书……

攀上你壮美的亭阁，徘徊沉吟，

绕着你彩色的廊檐，侧耳聆听，

我仿佛听见毛泽东当年的读书声，

像报晓晨钟，敲醒了新中国的黎明。

今天，历史的回音又融进千万个声音，

一声声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啊，新一代正围着当年的书桌读书学习，

踏着先驱者的足迹，向宏伟的目标挺进！



图1